

牡丹雅韵

◎杨玲(河南平顶山)

大唐的风雨,孕育了一城牡丹、一池墨,吹得一树花开。

有缘在乍暖还寒时候见到潜心钻研牡丹画作的刘德功老师。一袭红色唐装映衬着白白净净的脸庞,谦逊随和,浅笑安然,一点也没有大画家的架子,倒像邻家的大哥一样,犹如人间四月天,温暖而平和。其实,早在2019年新青年颁奖典礼上,我就远远看到过他一次。

我仰慕刘德功老师许久。为给平顶山文学事业助力,历经三届,刘德功老师都拿出画作对获奖文学作品给予有力支持,展现了一个画家的奉献精神 and 情怀。

文友们常谈及刘德功老师牡丹作品清新淡雅,灵动飘逸,画中有情,情中有乐,阴柔中透着刚劲,清淡中又不乏艳丽,在全国颇具影响力。当我真切地看了刘德功老师的牡丹画作后,往日对牡丹的一切印象皆被颠覆。根深蒂固的印象中,牡丹就是花团锦簇,大红大紫,俗艳的脂粉气十足。而刘德功老师画的牡丹,没有细腻的线条和层层叠叠的花瓣,而是一大片一大片或浓或淡的渲染,似花非花,似云非云。那一团墨色就像一群女子退去所有妆容,返璞归真,素面朝天,就是她们最初的样子。白纸有月光的质地,一株株牡丹傲然屹立在白月光里,随风摇曳,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季节里,在浮躁焦灼的时日子里,以自己的独特气质收割一排排视线,以自己神性的呼唤流淌出内心的宁静。在不断延伸的想象里点燃眼眸,盛开于心,永不凋零。而花蕊吐出的那一抹靛蓝,一抹金黄,一对对翩翩起舞的蝴蝶,耀眼夺目,如清风拂面,把花的灵动活泼渲染出来,不禁让我想起“踏花归来马蹄香”的诗句。

大自然充盈着浓浓诗意,多年来,刘德功老师心无旁骛沉浸在他的画韵里。岁月的修行,总要不停地出发。每一次出发,都要积蓄爆发的力量。他的牡丹系列作品,是用生动的笔墨语言在说话,是清雅的色彩符号在曼舞,是多元的文化内涵在缓缓流淌,自然之美、生命之美、艺术之美相交相融,折射出一个画家纯净的心灵。透过淡淡的墨香,每一朵牡丹来自神性,每一朵牡丹来自修炼,让人真实看到作者在突破常规,突破自己,为人间展现一幅幅绝唱。



一夕谈

不信鬼神信苍生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张信生是个农村大学生,在市里一所专科学校学了三年企业管理。为了供他上学,家里把牛也卖了,树也卖了,总算叫他拿上了毕业证。谁知道毕业后赶上了最难就业季,他四处跑招聘会,发了几百份简历,也就不了业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公务员,考了一年没考上,他不灰心,继续复习,还要考。

家人问他,找到工作了吗?他说,找到了,在市里一家大型企业跑业务,一月工资四千多。家人很高兴。其实呢?他在街头发传单,举着广告牌子满街走,一月也就挣个七八百块钱。他与人在湛河边的李庄村合租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平房,月租就要四百块。他每天早上两个馍一碗稀饭,中午一碗面条,晚上还是两个馍一碗稀饭。嘴馋了,就买两根火腿肠嚼一嚼。日子过得苦巴巴,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早一天考上公务员。天知道,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呢?

这一天,他路过湛河边,见桥头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,面前摆着一张纸,上面写着算卦、看相。他犹豫了很久,走上前蹲了下来。老头问他是问婚姻还是问工作。他说问工作。老头把他猛夸一番,说他是韩信再世,虽然暂时不得志,日后必能飞黄腾达。张信生听了热血沸腾,顺手就给了老头十块钱,那是他一天的伙食费。他又问一声,啥时候能有好运?白胡子老头叹口气,指着桥下的湛河说,看见了吗,就是这条拦运索,把你的好运拦住了。

要想好运早日到,就要远离它,至少也要搬家到离它十里外的地方。张信生一听头就大了,搬家对他也不是容易事,远离了市区,郊区的房子再便宜,找工作也不方便呀。

张信生还是住在湛河边上的李庄村,到底也没搬家,但他最终考上了公务员,从此翻身把歌唱。那一天他路过湛河又看见那个算卦的白胡子老头,忍不住又蹲下身问了一问。那白胡子老头询问一番后,大声称赞张信生是个少年才俊,日后必能统率千军万马。接着他指着桥下的湛河说,这条河水就像彩虹,是你的好运线,指引着你步步高升呢。

张信生听了暗暗好笑,但还是给了白胡子老头一百块钱。他说,在这个世界上,信鬼神不如信自己。

这是老实话,中国的读书人,从孔夫子开始,奉行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实用主义,虽然对鬼神尊敬有加,但还是远远地看着为好,千万别太近了。因为鬼神就是劳动人民在口口相传中提炼出来的,他们才是鬼神的缔造者,他们对其中的奥妙心知肚明,要让别人相信鬼神,首先要自己相信,才不会深信,也不会崇拜,只有不断鼓噪,洗别人的脑。

从前有个砍柴人,挑着一担柴下山,河水猛涨,迈开大步也跳不过去。怎么办呢?他想把柴一捆接一捆地扔过河去,可柴太重,举不起来。这时,他

看见河旁一座小庙,庙里有三尊神像,中间一尊又高又胖,就把它背了出来往河岸上一搭,然后挑起柴,踏着神像过了河。

过了一会儿,从山上下来一个穿长衫的,看见菩萨横在小河沟上,顿时义愤填膺,肺都气炸了。他连声说,这成何体统,什么人胆大包天,敢把神灵踩在脚下,真是大逆不道啊。

穿长衫的一边说,一边把神像搬了起来,脱下长衫,把神像的全身擦了又擦,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罪过,罪过。他把神像背进小庙,恭恭敬敬地扶上神坛,又一连磕了几十个头,一步一回头离开了。

等那穿长衫的走后,小鬼对神说:“您是一方神灵,理应受小民爱戴。那个砍柴的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,太猖狂了。何不显一显灵,罚他受一场灾难,叫他知道一下厉害。”

神说,要是显灵的话,就该罚那个穿长衫的。小鬼非常奇怪,那个砍柴的把你当桥踩,你不责怪他。那个穿长衫的对你毕恭毕敬,您反倒要责罚他。这其中的道理我实在弄不明白。

神笑了笑说,因为你是小鬼,所以你不明白。难道你没看见,那个砍柴的根本就不信咱这一套,我怎么敢去碰他。

呜呼,道理就是这么简单,信神有神在,信鬼有鬼在,不信就拉倒,为了少惹事非,为了平平安安,相信自己,总比相信鬼神好。